

文白对照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资治通鉴

主編 萧枫

玖



文白对照

资治通鉴

第九册

主编 萧 枫

第一百一十六卷至第一百三十一卷
晋安帝至宋明帝(公元 411—466 年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一百一十六卷 晋纪三十八 安帝义熙七年至十年
(411 至 414 年)..... (3055)
- 第一百一十七卷 晋纪三十九 安帝义熙十一年至十二年
(415 至 416 年)..... (3079)
- 第一百一十八卷 晋纪四十 安帝义熙十三年至恭帝元熙元年
(417 至 419 年)..... (3099)
- 第一百一十九卷 宋纪一 武帝永初元年至营阳王景平元年
(420 至 423 年)..... (3127)
- 第一百二十卷 宋纪二 文帝元嘉元年至四年
(424 至 427 年)..... (3152)
- 第一百二十一卷 宋纪三 文帝元嘉五年至七年
(428 至 430 年)..... (3183)
- 第一百二十二卷 宋纪四 文帝元嘉八年至十二年
(431 至 435 年)..... (3208)
- 第一百二十三卷 宋纪五 文帝元嘉十三年至十八年
(436 至 441 年)..... (3235)
- 第一百二十四卷 宋纪六 文帝元嘉十九年至二十三年
(442 至 446 年)..... (3262)
- 第一百二十五卷 宋纪七 文帝元嘉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
(447 至 450 年)..... (3291)
- 第一百二十六卷 宋纪八 文帝元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
(451 至 452 年)..... (3315)
- 第一百二十七卷 宋纪九 文帝元嘉三十年(453 年)..... (3335)
- 第一百二十八卷 宋纪十 孝武帝孝建元年至大明二年

	(454 至 458 年).....	(3356)
第一百二十九卷	宋纪十一 孝武帝大明三年至八年	
	(459 至 464 年).....	(3383)
第一百三十卷	宋纪十二 明帝泰始元年(465 年).....	(3404)
第一百三十一卷	宋纪十三 明帝泰始二年(466 年).....	(3423)

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第一百一十六卷

晋纪三十八 安皇帝辛
义熙七年(辛亥,411)

春,正月,己未,刘裕还建康。

秦广平公弼有宠于秦王兴,为雍州刺史,镇安定。姜纪谄附于弼,劝弼结兴左右以求入朝。兴征弼为尚书令、侍中、大将军。弼遂倾身结纳朝士,收采名势,以倾东宫;国人恶之。会兴以西北多叛乱,欲命重将镇抚之;陇东太守郭播请使弼出镇;兴不从,以太常索綝为太尉,领陇西内史,使招抚西秦。西秦王乾归遣使送所掠守宰,谢罪请降。兴遣鸿胪拜乾归都督陇西·岭北·杂胡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河州牧、单于、河南王,太子炽磐为镇西将军、左贤王、平昌公。

兴命群臣搜举贤才。右仆射梁喜曰:“臣累受诏而未得其

人,可谓世之乏才。”兴曰:“自古帝王之兴,未尝取相于昔人,待将于将来,随时任才,皆能致治。卿自识拔不明,岂得远诬四海乎?”群臣咸悦。

秦姚弋仲屯杏城,为夏王勃勃所逼,南奔大苏;勃勃遣平东将军鹿奔干追斩之,尽俘其众。勃勃南攻安定,破尚书杨佛嵩于青石北原,降其众四万五千;进攻东乡,下之,徙三千余户于貳城。秦镇北参军王买德奔夏,夏王勃勃问以灭秦之策,买德曰:“秦德虽衰,藩镇犹固,愿且蓄力以待之。”勃勃以买德为军师中郎将。秦王兴遣卫大将军常山公显迎姚弋仲,弗及,遂屯杏城。

刘藩帅孟怀玉等诸将追卢循至岭表,二月,壬午,怀玉克始

兴，斩徐道覆。

河南王乾归徙鲜卑仆浑部三千余户于度坚城，以子敕勃为秦兴太守以镇之。

焦朗犹据姑臧，沮渠蒙逊攻拔其城，执朗而宥之；以其弟拏为秦州刺史，镇姑臧。遂伐南凉，围乐都，三旬不克；南凉王傉檀以子安周为质，乃还。

吐谷浑树洛干伐南凉，败南凉太子虎台。

南凉王傉檀欲复伐沮渠蒙逊，邯川护军孟恺谏曰：“蒙逊新并姑臧，凶势方盛，不可攻也。”傉檀不从，五道俱进，至番禾、苕藿，掠五千余户而还。将军屈右曰：“今既获利，宜倍道旋师，早度险厄。蒙逊善用兵，若轻军猝至，大敌外逼，徙户内叛，此危道也。”卫尉伊力延曰：“彼步我骑，势不相及。今倍道而归则示弱，且捐弃资财，非计也。”俄而昏雾风雨，蒙逊兵大至，傉檀败走。蒙逊进围乐都，傉檀婴城固守，以子染干为质以请和，蒙逊乃还。

三月，刘裕始受太尉、中书监，以刘穆之为太尉司马，陈郡殷景仁为行参军。裕问穆之曰：

“孟昶参佐谁堪入我府者？”穆之举前建威中兵参军谢晦。晦，安兄据之曾孙也，裕即命为参军。裕尝讯囚，其旦，刑狱参军有疾，以晦代之；于车中一览讯牒，催促便下。相府多事，狱系殷积，晦随问酬辨，曾无违谬；裕由是奇之，即日署刑狱贼曹。晦美风姿，善言笑，博瞻多通，裕深加赏爱。

卢循行收兵至番禺，遂围之，孙处拒守二十余日。沈田子言于刘藩曰：“番禺城虽险固，本贼之巢穴；今循围之，或有内变。且孙季高众力寡弱，不能持久，若使贼还据广州，凶势复振矣。”夏，四月，田子引兵救番禺，击循，破之，所杀万余人。循走，田子与处共追之，又破循于苍梧、郁林、宁浦。会处病，不能进，循奔交州。

初，九真太守李逊作乱，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讨斩之。瑗卒，朝廷以其子慧度为交州刺史。诏书未至，循袭破合浦，径向交州；慧度帅州府文武拒循于石碕，破之。循余众犹三千人，李逊余党李脱等结集俚獠五千余人以应循。庚子，循晨至龙编南

津；慧度悉散家财以赏军士，与循合战，掷雉尾炬焚其舰，以步兵夹岸射之，循众舰皆然，兵众大溃。循知不免，先鸩妻子，召妓妾问曰：“谁能从我死者？”多云：“雀鼠贪生，就死实难。”或云：“官尚当死，某岂愿生！”乃悉杀诸辞死者，因自投于水。慧度取其尸斩之，并其父子及李脱等，函七首送建康。

初，刘毅在京口，贫困，与知识射于东堂。庾悦为司徒右长史，后至，夺其射堂；众人皆避之，毅独不去。悦厨饌甚盛，不及毅，毅从悦求子鹅炙，悦怒不与，毅由是衔之。至是，毅求兼督江州，诏许之。因奏称：“江州内地，以治民为职，不当置军府彫耗民力，宜罢军府移镇豫章；而寻阳接蛮，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。”于是解悦都督、将军官，以刺史镇豫章。毅以亲将赵恢领千兵守寻阳；悦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，符摄严峻。悦忿惧，至豫章，疽发背卒。

秋，七月，燕王跋以太子永领大单于，置四辅。

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献马三千匹于跋，求娶跋女乐浪公主；

跋命群臣议之。辽西公素弗曰：“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，宜许以妃嫔之女，乐浪公主不宜下降非类。”跋曰：“朕方崇信殊俗，奈何欺之？”乃以乐浪公主妻之。

跋勤于政事，劝课农桑，省徭役，薄赋敛；每遣守宰，必亲引见，问为政之要，以观其能。燕人悦之。

河南王乾归遣平昌公炽磐及中军将军审度伐南凉。审度，乾归之子也。八月，炽磐兵济河，南凉王傉檀遣太子虎台逆战于岭南；南凉兵败，虏牛马十余万而还。

沮渠蒙逊帅轻骑袭西凉，西凉公暕曰：“兵有不战而败敌者，挫其锐也。蒙逊新与吾盟，而遽来袭我，我闭门不与战，待其锐气竭而击之，蔑不克矣。”顷之，蒙逊粮尽而归，暕遣世子歆帅骑七千邀击之，蒙逊大败，获其将沮渠百年。

河南王乾归攻秦略阳太守姚龙于柏阳堡，克之；冬，十一月，进攻南平太守王憬于水洛城，又克之，徙民三千余户于谭郊。遣乞伏审度帅众二万城谭郊。十二月，西羌彭利发袭据枹

罕，自称大将军、河州牧，乾归讨之，不克。

是岁，并州刺史刘道怜为北徐州刺史，移镇彭城。

八年(壬子、412)

夏，四月，刘道规以疾求归，许之。道规在荆州累年，秋毫无犯。及归，府库帷幕，俨然若旧。随身甲士二人迁席于舟中，道规刑之于市。

以后将军豫州刺史刘豫为卫将军、都督荆·宁·秦·淮四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毅谓左卫将军刘敬宣曰：“吾忝西任，欲屈卿为长史南蛮，岂有见辅意乎？”敬宣惧，以告太尉裕，裕笑曰：“但令老兄平安，必无过虑。”

毅性刚愎，自谓建义之功与裕相埒，深自矜伐，虽权事推裕而心不服；及居方岳，常快快不得志。裕每柔而顺之，毅骄纵滋甚，尝云：“恨不遇刘、项，与之争中原！”及败于桑落，知物情已去，弥复愤激。裕素不学，而毅颇涉文雅，故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，与尚书仆射谢混、丹杨尹郗僧施，深相凭结。僧施，超之从子也。毅既据上流，阴有图裕之志，求兼督交、广二州，裕从之。

毅奏以郗僧施为南蛮校尉后军司马，毛脩之为南郡太守，裕亦许之，以刘穆之代僧施为丹杨尹。毅表求至京口辞墓，裕往会之于倪塘。宁远将军胡藩言于裕曰：“公谓刘卫军终能为公下乎？”裕默然，久之，曰：“卿谓何如？”藩曰：“连百万之众，攻必取，战必克，毅以此服公；至于涉猎传记，一谈一咏，自许以为雄豪；以是措绅白面之士辐凑归之。恐终不为公下，不如因会取之。”裕曰：“吾与毅俱有克复之功，其过未彰，不可自相图也。”

乞伏炽磐攻南凉三河太守吴阴于白土，克之，以乞伏出累代之。

六月，乞伏公府弑河南王乾归，并杀其诸子十余人，走保大夏。平昌公炽磐遣其弟广武将军智达、扬武将军木弈于帅骑三千讨之；以其弟昙达为镇京将军，镇谭郊，骁骑将军姜机镇苑川。炽磐帅文武及民二万余户迁于枹罕。

皇后王氏崩。

癸酉，葬僖皇后于休平陵。

刘毅至江陵，多变易守宰，辄割豫州文武、江州兵力万余人

以自随。会毅疾笃，郗僧施等恐毅死，其党危，乃劝毅请从弟兖州刺史藩以自副，太尉裕伪许之。藩自广陵入朝，己卯，裕以诏书罪状毅，云与藩及谢混共谋不轨，收藩及混赐死。

初，混与刘毅款昵，混从兄澹常以为忧，渐与之疏；谓弟璞及从子瞻曰：“益寿此性，终当破家。”澹，安之孙也。

庚辰，诏大赦。以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为都督荆·雍·梁·秦·宁·益六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；北徐州刺史刘道怜为兖·青二州刺史，镇京口。使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监太尉留府事。裕疑长民难独任，乃加刘穆之建武将军，置佐吏，配给资力以防之。

壬午，裕帅诸军发建康，参军王镇恶请给百舸为首驱。丙申，至姑孰，以镇恶为振武将军，与龙骧将军蒯恩将百舸前发，裕戒之曰：“若贼可击，击之；不可者，烧其船舰，留屯水际以待我。”于是镇恶昼夜兼行，扬声言刘兖州上。

冬，十月，己未，镇恶至豫章口，去江陵城二十里，舍船步上。蒯恩军居前，镇恶次之。舸留一

二人，对舸岸上立六七旗，旗下置鼓，语所留人：“计我将至城，便鼓严，令若后有大军状。”又分遣人烧江津船舰。镇恶径前袭城，语前军士：“有问者，但云刘兖州至。”津戍及民间皆晏然无疑。未至城五、六里，逢毅要将朱显之欲出江津，问：“刘兖州何在？”军士曰：“在后。”显之至军后不见藩，而见军人担彭排战具，望江津船舰已被烧，鼓严之声甚盛，知非藩上，便跃马驰去告毅，行令闭诸城门。镇恶亦驰进，门未及下关，军人因得入城。卫军长史谢纯入参承毅，出闻兵至，左右欲引车归。纯叱之曰：“我，人吏也，逃将安之？”驰还入府。纯，安兄据之孙也。镇恶与城内兵斗，且攻其金城，自食时至中晡，城内人败散。镇恶穴其金城而入，前兵皆散，斩毅勇将赵蔡，毅左右兵犹闭东西阁拒战。

毅夜投牛牧佛寺。初，桓蔚之败也，走投牛牧寺僧昌，昌保藏之，毅杀昌。至是，寺僧拒之曰：“昔亡师容桓蔚，为刘卫军所杀，今实不敢容异人。”毅叹曰：“为法自弊，一至于此！”遂缢而

死。明日，居人以告，乃斩首于市，并子侄皆伏诛。毅兄模奔襄阳，鲁宗之斩送之。

初，毅季父镇之闲居京口，不应辟召，常谓毅及藩曰：“汝辈才器，足以得志，但恐不久耳。我不就尔求财位，亦不同尔受罪累。”每见毅、藩导从到门，辄诟之。毅甚敬畏，未至宅数百步，悉屏仪卫，与白衣数人俱进。及毅死，太尉裕奏征镇之为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固辞不至。

十一月，己卯，太尉裕至江陵，杀郗僧施。初，毛脩之虽为刘豫僚佐，素自结于裕，故裕特宥之。赐王镇恶爵汉寿子。裕问毅府咨议参军申永曰：“今日何施而可！”永曰：“除其宿衅，倍其惠泽，贯叙门次，显擢才能，如此而已。”裕纳之，下书宽租省调，节役原刑，礼辟名士，荆人悦之。

沮渠蒙逊即河西王位，大赦，改元玄始，置官僚如凉王光为三河王故事。

太尉裕谋伐蜀，择元帅而难其人。以西阳太守朱龄石既有武干，又练吏职，欲用之。众皆以为龄石资名尚轻，难当重任；

裕不从。十二月，以龄石为益州刺史，帅宁朔将军臧熹、河间太守蒯恩、下邳太守刘钟等伐蜀，分大军之半二万人以配之。熹，裕之妻弟，位居龄石之右，亦隶焉。

裕与龄石密谋进取，曰：“刘敬宣往年出黄虎，无功而退。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，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。如此，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备内道。若向黄虎，正堕其计。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，疑兵出内水，此制敌之奇也。”而虑此声先驰，贼审虚实。别有函书封付龄石，署函边曰：“至白帝乃开。”诸军虽进，未知处分所由。

加太尉裕太傅、扬州牧。

九年(癸丑、413)

春，二月，庚戌，魏主嗣如高柳川；甲寅，还宫。

太尉裕自江陵东还，骆驿遣輜重兼行而下，前刻至日，每淹留不进。诸葛长民与公卿频日奉候于新亭，辄差其期。乙丑晦，裕轻舟径进，潜入东府。三月，丙寅朔旦，长民闻之，惊趋至门。裕伏壮士丁晔于幔中，引长民却人间语，凡平生所不尽者皆

及之。长民甚悦。丁旼自幔后出，于座拉杀之，舆尸付廷尉。收其弟黎民，黎民素骁勇，格斗而死。并杀其季弟大司马参军幼民、从弟宁朔将军秀之。

庚午，秦王兴遣使至魏修好。

太尉裕上表曰：“大司马温以‘民无定本，伤治为深’，《庚戌》土断以一其业；于时财阜国丰，实由于此。自兹迄今，渐用颓弛，请申前制。”于是依界土断，唯徐、兖、青三州居晋陵者，不在断例；诸流寓郡县多所并省。

戊寅，加裕豫州刺史。裕固让太傅、州牧。

林邑范胡达寇九真，杜慧度击斩之。

河南王炽磐遣镇东将军昙达、平东将军王松寿将兵东击休官权小郎、吕破胡于白石川，大破之，虏其男女万余口，进据白石城。显亲休官权小成、吕奴迦等二万余户据白坑不服，昙达攻斩之，陇右休官悉降。秦太尉索稭以陇西降炽磐，炽磐以稭为太傅。

夏王勃勃大赦，改元凤翔；

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，发岭北夷、夏十万人筑都城于朔方水北、黑水之南。勃勃曰：“朕方统一天下，君临万邦，宜名新城曰统万。”阿利性巧而残忍，蒸土筑城，锥入一寸，即杀作者而并筑之。勃勃以为忠，委任之。凡造兵器成，呈之，工人必有死者：射甲不入则斩弓人，入则斩甲匠。又铸铜为一大鼓，飞廉、翁仲、铜驼、龙虎之属，饰以黄金，列于宫殿之前。凡杀工匠数千，由是器物皆精利。

勃勃自谓其祖从母姓为刘，非礼也。古人氏族无常，乃改姓赫连氏，言帝王系天为子，其徽赫与天连也；其非正统者，皆以铁伐为氏，言其刚锐如铁，皆堪伐人也。

朱龄石等至白帝发函书，曰：“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，臧熹从中水取广汉，老弱乘高舰十余，从内水向黄虎。”于是诸军倍道兼行。谯纵果命谯道福将重兵镇涪城，以备内水。

龄石至平模，去成都二百里；纵遣秦州刺史侯晖、尚书仆射谯洗帅众万余屯平模，夹岸筑城以拒之。龄石谓刘钟曰：“今

天时盛热，而贼严兵固险，攻之未必可拔，祇增疲困；且欲养锐息兵以伺其隙，何如？”钟曰：“不然。前扬声言大众向内水，谯道福不敢舍涪城。今重军猝至，出其不意，侯晖之徒已破胆矣。贼阻兵守险者，是其惧不敢战也。因其凶惧，尽锐攻之，其势必克。克平模之后，自可鼓行而进，成都必不能守矣。若缓兵相守，彼将知人虚实。涪军忽来，并力拒我，人情既安，良将又集，此求战不获，军食无资，二万余人悉为蜀子虜矣。”龄石从之。

诸将以水北城地险兵多，欲先攻其南城，龄石曰：“今屠南城，不足以破北，若尽锐以拔北城，则南城不麾自散矣。”秋，七月，龄石帅诸军急攻北城，克之，斩侯晖、谯洗；引兵回趣南城，南城自溃。龄石舍船步进；谯纵大将谯抚之屯牛脾，谯小苟塞打鼻。臧熹击抚之，斩之，不苟闻之，亦溃。于是纵诸营屯望风相次奔溃。

戊辰，纵弃成都出走，尚书令马耽封府库以待晋师。壬申，龄石入成都，诛纵同祖之亲，余皆按堵，使复其业。纵出成都，

先辞墓，其女曰：“走必不免，祇取辱焉；等死，死于先人之墓可也。”纵不从。谯道福闻平模不守，自涪引兵入赴，纵往投之。道福见纵，怒曰：“大丈夫有如此功业而弃之，将安归乎？人谁不死，何怯之甚也？”因投纵以剑，中其马鞍。纵乃去。自缢死，巴西人王志斩其首以送龄石。道福谓其众曰：“蜀之存亡，实系于我，不在谯王，今我在，犹足一战。”众皆许诺；道福尽散金帛以赐众，众受之而走。道福逃于獠中，巴民杜璿执送之，斩于军门。龄石徙马耽于越雋，耽谓其徒曰：“朱侯不送我京师，欲灭口也，吾必不免。”乃盥洗而卧，引绳而死。须臾，龄石使至，戮其尸。诏以龄石进监梁、秦州六郡诸军事，赐爵丰城县侯。

是岁，以敦煌索邈为梁州刺史，苻宣乃还仇池。初，邈寓居汉川，与别驾姜显有隙，凡十五年而邈镇汉川；显乃肉袒迎侯，邈无愠色，待之弥厚。退而谓之曰：“我昔寓此，失志多年，若讎姜显，惧者不少。但服之自佳，何必逞志？”于是阖境闻之皆悦。

十年(甲寅、414)

春,正月,辛酉,魏大赦,改元神瑞。

司马休之在江陵,颇得江汉民心。子譙王文思在建康,性凶暴,好通轻侠;太尉裕恶之。三月,有司奏文思擅捶杀国吏,诏诛其党而宥文思。休之上疏谢罪,请解所任,不许。裕执文思送休之,今自训厉,意欲休之杀之;休之但表废文思,并与裕书陈谢。裕由是不悦,以江州刺史孟怀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备之。

夏,五月,辛酉,魏主嗣还平城。

秦后将军敛成讨叛羌,为羌所败,惧罪,出奔夏。

秦王兴有疾。妖贼李弘与氏仇常反于貳城,兴与疾往讨之,斩常,执弘而还。

秦左将军姚文宗有宠于太子泓,广平公弼恶之,诬文宗有怨言;秦王兴怒,赐文宗死,于是群臣畏弼侧目。弼言于兴,无不从者;以所亲天水尹冲为给事黄门侍郎,唐盛为治书侍御史,兴左右掌机要者,皆其党也。右仆射梁喜、侍中任谦、京兆尹尹昭承间言于兴曰:“父子之际,人所

难言;然君臣之义,不薄于父子,故臣等不得默然。广平公弼,潜有夺嫡之志,陛下宠之太过,假其威权;倾险无赖之徒辐凑附之。道路皆言陛下将有废立之计,信有之乎?”兴曰:“岂有此邪?”喜等曰:“苟无之,则陛下爱弼,适所以祸之;愿去其左右,损其威权,如此,非特安弼,乃所以安宗庙、社稷。”兴不应。

兴疾笃,弼潜聚众数千人,谋作乱。征虜将军刘羌泣以告兴。梁喜、尹昭请诛弼,且曰:“苟陛下不忍杀弼,亦当夺其权任。”兴不得已,免弼尚书令,使以将军、公还第。懿等各罢兵。

懿、洸、湛与姚宣皆入朝,宣流涕极言,兴曰:“吾自处之,非汝曹所忧。”抚军东曹属姜虬上疏曰:“广平公弼,衅成逆者,道路皆知之。昔文王之化,刑于寡妻;今圣朝之乱,起自爱子,虽欲含忍掩蔽,而逆党扇惑不已,弼之乱心何由可革?宜斥散凶徒,以绝祸端。”兴以虬表示梁喜曰:“天下人皆以吾儿为口实,将何以处之?”喜曰:“信如虬言,陛下宜早裁决。”兴默然。

唾契汗、乙弗等部皆叛南

凉，南凉王傉檀欲讨之。郗川护军孟恺谏曰：“今连年饥馑，南逼炽磐，北逼蒙逊，百姓不安。远征虽克，必有后患；不如与炽磐结盟通余，慰抚杂部，足食缮兵，俟时而动。”傉檀不从，谓太子虎台：“蒙逊近去，不能猝来；旦夕所虑，唯在炽磐。然炽磐兵少易御，汝谨守乐都，吾不过一月必还矣。”乃帅骑七千袭乙佛，大破之，获马牛羊四十余万。

河南王炽磐闻之，帅步骑二万袭乐都。虎台凭城拒守，炽磐四面攻之。

一夕，城溃，炽磐入乐都徙虎台及其文武百姓万余户于枹罕。赴单，乌孤之子也。

河间人褚匡言于燕王跋曰：“陛下龙飞辽、碣，旧邦族党，倾首朝阳，以日为岁，请往迎之。”跋曰：“道路数千里，复隔异国，如何可致？”匡曰：“章武临海，舟楫可通，出于辽西临渝，不为难也。”跋许之，以匡为游击将军、中书侍郎，厚资遣之。匡与跋从兄买、从弟睹自长乐帅五千余户归于和龙，契丹、库莫奚皆降于燕。跋署其大人为归善王。跋弟丕避乱在高句丽，跋召之，以

为左仆射，封常山公。

柔然可汗斛律将嫁女于燕，斛律兄子步鹿真谓斛律曰：“幼女远嫁忧思，请以大臣树黎等女为媵。”斛律不许。步鹿真出，谓树黎等曰：“斛律欲以汝女为媵，远适他国。”树黎恐，与步鹿真谋使勇士夜伏于斛律穹庐之后，伺其出而执之，与女皆送于燕，立步鹿真为可汗而相之。

初，社仑之徙高车也，高车人叱洛侯为之乡导以并诸部，社仑德之，以为大人。步鹿真与社仑之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，淫其少妻，妻告步鹿真曰：“叱洛侯欲奉大檀为主。”大檀者，社仑季父仆浑之子也，领别部镇西境，素得众心。步鹿真归而发兵围叱洛侯，叱洛侯自杀。遂引兵袭大檀，大檀逆击，破之，执步鹿真及社拔，杀之，自立为可汗，号牟汗纥升盖可汗。

斛律至和龙，燕王跋赐斛律爵上谷侯，馆之辽东，待以客礼，纳其女为昭仪。斛律上书请还其国，跋曰：“今弃国万里，又无内应，若以重兵相送，则馈运难继，兵少则不足成功，如何可还？”斛律固请，曰：“不烦重兵，

愿给三百骑，送至敕勒，国人必欣然来迎。”跋乃遣单于前辅万陵帅骑三百送之。陵惮远役，至黑山，杀斛律而还。

八月，戊子，魏主嗣遣马邑侯陋孙使于秦，辛丑，遣谒者于什门使于燕，悦力延使于柔然。于什门至和龙，不肯入见，曰：“大魏皇帝有诏，须冯王出受，然后敢入。”燕王跋使人牵逼令入；什门见跋不拜，跋使人按其项，什门曰：“冯王拜受诏，吾自以宾主致敬，何苦见逼邪？”跋怒，留什门不遣，什门数众辱之。左右

请杀之，跋曰：“彼各为其主耳。”乃幽执什门，欲降之，什门终不降。久之，衣冠弊坏略尽，虬虱流溢；跋遗之衣冠，什门皆不受。

九月，丁巳朔，日有食之。

十一月，壬午，魏主嗣遣使者巡行诸州，校阅守宰资财，非家所贵，悉簿为驻。

西秦王炽磐立妃秃发氏为后。

十二月，丙戌朔，柔然可汗大檀侵魏；丙申，魏主嗣北击之。大檀走，遣奚斤等追之，遇大雪，士卒冻死及堕指者什二三。

〔译文〕

晋纪三十八 安皇帝(辛)
义熙七年(辛亥、公元411年)

春,正月,己未日(十二日),刘裕回到建康。

秦国广平公姚弋获得秦王姚兴的宠幸,提任雍州刺史,驻守安妥。姜纪奉承趋附姚弋,劝姚弋联合姚兴左右的人要求入朝。姚兴征调姚弋为尚书令、侍中、大将军。姚弋于是屈节巴结朝廷人士,取得名望声势,以压迫东宫;国人很厌恨他。正巧姚兴因为西北很多造反,想要命令重要的将军镇守安妥;陇东太守郭播要求派姚弋前去镇守;姚兴不允许,任命太常索棱为太尉、统领陇西内史,派他招抚西秦。西秦王乾归派使者送回所抢掠的守宰,谢罪请求投降。姚兴派鸿胪任命乾归都督陇西·岭北·杂胡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河州牧、单于、河南王,太子炽磐为镇西将军、左贤王、平昌公。

姚兴命令群臣搜求荐举贤才。右仆射梁喜说:“臣屡次接受诏书而

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才,可以说是世上缺少人才。”姚兴说:“从古以来,帝王的兴起,不曾有在旧臣里取丞相,在未来的人里等待大将的,随时任用贤才,都能得到好的政治。卿自己不懂如何认识挑选人才,怎么可以说四海无人呢?”群臣都很心悅诚服。

秦国姚弋驻守杏城,被夏王刘勃勃逼迫,向南投靠大苏;刘勃勃派平东将军鹿奔干追击,把他杀死,把他的部下全部俘虏。刘勃勃向南进攻安定,在青石北边平原击败尚书杨佛嵩,征服四万五千人;进兵攻打东乡,夺得东乡,迁徙三千多户到贰城。秦国镇北参军王买德投奔夏国,夏王刘勃勃问他消灭秦国的计策,王买德说:“秦国虽然已经衰败,藩镇还很坚固,希望暂时保留力量等待。”刘勃勃任命王买得为军师中郎将。秦王姚兴派卫大将军常山公姚显迎接姚弋,没有及时,于是驻守杏城。

刘藩率领孟怀玉等众将追击卢循，到达五岭附近，二月，壬午日（初五），孟怀玉攻下始兴，杀死了徐道覆。

河南王乾归迁移鲜卑仆浑部三千多户到度坚城，用他的儿子敕勃为秦兴太守，加以镇守。

焦朗还据守姑臧，沮渠蒙逊攻下姑臧城，捉住焦朗而宽宥他；用他的弟弟孚为秦州刺史，镇守姑臧。于是讨伐南凉，围攻乐都，三十多天都没攻下；直到南凉王傉檀以他的儿子安周为人质，才回去。

吐谷浑树洛干讨伐南凉，打败了南凉太子虎台。

南凉王傉檀又想讨伐沮渠蒙逊，邛川护军孟恺劝谏说：“沮渠蒙逊刚并吞姑臧，凶猛的气势正盛，不要去攻他。”傉檀不听从他的意见，分五路一起前进，到达番禾、苕藿，掠夺五千多户然后回去。将军屈右说：“现在既然获得利益，应该赶快回去，早一点脱离危险的地方。沮渠蒙逊善于用兵，如果他的轻快部队突然到达，大军在外面逼迫，迁徙的民众在内部背叛以接应，这是很危险的情形。”卫尉伊力延说：“他们走路，我们骑马，一定赶不上我们。现在快速赶回去，表明我们懦弱，并且舍弃资源财富，不是好的计策。”忽然天色昏暗有雾，刮风下雨，沮渠蒙逊的军队大量到达，傉檀战败逃走。沮渠蒙逊进兵围

攻乐都，傉檀绕城防守，于是以他的儿子染干为人质，请求和解，沮渠蒙逊才回去。

三月，刘裕才接受太尉、中书监的任命，任命刘穆之为太尉司马，陈郡殷景仁为行参军。刘裕问刘穆之：“孟昶的参佐，谁能入我府中呢？”刘穆之推举前建成中兵参军谢晦。谢晦是谢安的哥哥谢据的曾孙。刘裕即刻任命他为参军。刘裕曾经审问囚犯，当天早晨，刑狱参军生病，以谢晦代替；在车子里面看一遍问讯的笔录，立刻就能下判决。相府有很多事，讼案堆积很高，谢晦陪着讯问，来往辨正，一点都没有错谬误；刘裕因此觉得他很奇特，当天就签报他为刑狱贼曹。谢晦的风度姿态很优美，而且爱谈笑，学问广博，通达事理，刘裕非常欣赏喜爱他。

卢循在途中收集流散的士卒到番禺，于是攻打番禺，孙处抵抗防守二十多天。沈田子告诉刘藩：“番禺城虽然十分险要防固，本来是贼匪的巢穴，目前卢循加以围攻，或许会有内部的叛乱。”而孙季高（孙处）的部属，人少力弱，不能支持很久，如果贼兵回来占据广州，凶恶的情形又会出现。”夏，四月，沈田子带兵救番禺，攻击卢循，把卢循打败，杀了一万多人。卢循逃走，田子和孙处一共追赶，又在苍梧、郁林、宁浦打败卢循。正值孙处生病，不能进兵，卢循逃奔交州。